

超阅读:理念及其悖论

刘 晗^{1,2}

(1. 吉首大学 中文系, 湖南 吉首 416000; 2.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基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阅读(即超阅读),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阅读理念的阅读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几乎处在同一时期,而且二者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半个世纪以来,二者相互印证、彼此阐发。首先超文本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来自后现代主义;其次超文本的研发成功又为验证后现代主义的阅读理念提供了场所;再次后现代主义以超文本作为反对传统阅读的有力武器,并在超阅读实践中进一步丰富、提升自己。

后现代主义阅读理念是对传统阅读理念的扬弃。传统阅读理念潜含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假设:文本由作者生产,作者为生产文本经历了痛苦、承受了煎熬,因此,作者对生成的文本负责,同时对文本拥有决定权和终极意义的阐释权。与此相适应,文本的批评也主要致力于追问文本产生的原因,将重点放在阐释文本同作者的关系上。总而言之,传统阅读“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而“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在传统阅读中,读者受到作者的挤压,作者君临读者之上,读者对文本所能做的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对读者有着一种先验的优越性。对于这一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早有认识:“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对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对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德里达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致命要害是把先验的假定真理误认为努力的目标,而对这种先验的假定不作任何的怀疑。因此,德里达要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的命题进行解构,要在“一特定的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执著于这样的追求,后现代主义的阅读理念的首要宗旨便是摧毁“写作/阅读”、“作者/读者”这样一种二元对立,颠覆写作、作者对阅读、读者的优先性,把长期处于被压制的阅读与读者解放出来,“废除作为阐释主宰者的意图观念,作为起源和权威的作者观念,作为支配作者所‘使用’的话语的人文主义主体观以及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存在的观念”。当然,这种对占优势的一元的颠覆并不是让曾经遭受挤压的另一元取而代之(即在摧毁作为中心的一元的同时,建构另外一个中心的元)。它的要旨是“把传统的二值(元)对立直接的笔直的界线加以松动,让其错位和脱臼,从而倾斜起来,于是就避免了两极之间的正面冲突”。

德里达主张使用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策略实现上述阅读理念。他认为阅读有两种,即重复性阅读(Repetitive reading)与批评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前者是一种传统的阅读方式,阅读的过程就是对作者原意进行追寻的过程;后者是一种解构的阅读方式,即在原文的“边缘”或“盲点”对文本进行肢解和增补,阅读的过程就是意义撒播的过程,也是文本增殖的过程。批评性阅读不再关注真理,不再理会作者意图,读者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待阅读,在这种阅读中不企求确定的意义,对文本的阅读是常读常新的。这种阅读不再是获得知识的手段,它只关注阅读本身阅读成了目的。罗兰·巴特对文本的增殖,则是通过对“能引人写作之文”的“抬头而读”来实现的。经过“批评性阅读”和“抬头而读”的文本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本,而是增殖了的文本。文本之所以增殖,原因就在于读者的阅读。面对增殖后的文本,作者失去了原先的独尊地位。在对由自己生产、经读者阅读后增殖的文本进行阅读时,作者拥有了一个矛盾的身份——他既是作者也是读者。同样,经过“批评性阅读”抑或“抬头而读”的读者,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读者。由于其阅读导致文本增殖,因此,读者也开始向作者转化。读者与作者都非原来意义上的读者与作者。通过不断的阅读,原先差异甚大的作者身份与读者身份逐渐走向合流,由此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读者与作者的第三种身份——合作者(Co-writer)。至此,作者对读者的优越性得以消除。

在电子超文本网络得以广泛运用之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上述见解在相当程度上都停留于理念。换言之,尽管存在某些特例(如罗兰·巴特的《S/Z》之类),但他们所说的文本增殖经常只是一种期盼,不具备可供其他读者进行再度阅读的物化形态。信息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迅速普及)突破了这一局限。以电子超文本网络为平台,文本增殖可以相当方便地实现。因此,大多数超文本理论家都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阅读理念,在电子超文本网络中轻轻松松地变成了现实。在这里,读者即作者,作者即读者。传统的作者、读者都向超读者、超作者进行了转化。这正应了罗兰·巴特的预言:“(作者)与文本同时诞生,绝不是先于写作或超越写作的存在,不是以其作品为从属的主体。存在只是阐述的那一刻,并且只有此时此地每一个文本才被永远地写作。”

在笔者看来,传统读者能够得以向超读者转化,条件之一就是它能够参与文本制作,亦即能在电子超文本网络中找到德里达所说的“边缘”和“盲点”(或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并对文本进行改写。否则的话,读者仅仅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仍然被囚禁在德里达所命名的“重复性的阅读”之中。纷至沓来的以网页为单位的文本,对于他来说也仅仅是罗兰·巴特的“能引人阅读之文”。笔者曾以“超文本小说”为关键词在万维网上进行搜索,发现了一篇题为《玩偶》的超文本小说。它以人名和地名作为节点。通过点击,读者可以在文本间自由地跳转,尽管如此,这篇超文本小说是由一个个只读文本构成的,读者只能对它进行阅读,而不能进行修改,因此读者无法使文本不断得以增殖。在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的生成也就意味着自身的死亡,因为它拒斥了作为“活的作品”存在的可能。面对这样的文本,读者无法完成由传统读者向超读者的转化。这样,读者与作者之间尖锐的对立依然存在。如此看来,传统读者要实现向超读者的转化,并非一厢情愿便可为之,他受到来自文本之外的力量的制约。这种制约力量来源于原先意义上的生产者(作者),传统过程中文本的维护者(网络管理员),此外还有相关栏目的主持人(版主)等。

一般认为,以印刷文本为代表的线性文本隐含着作者对文本的森严控制,电子超文本则寓示了读者一种自由的狂欢。事实是否如此,尚需探讨。线性文本中的“边缘”与“盲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无意留下的,读者从而有了增殖文本的可能。但是,在电子超文本网络中,体现读者与作者交互,并在这种交互过程中使文本得以增殖的自由言说的电子空间,诸如电子公告牌、个人主页、对作品发表评论的自由讨论区等,无不来自作者、网络管理员、版主等人的有意设定,并且以一种要求读者绝对服从的姿态出现。倘若没有这种许可,读者只能保持缄默,期望对文本进行改写在这里显然是一种妄想。“权力思想家”福柯认为权力在社会机体之中无所不在,在笔者看来电子超文本网络同样逃脱不了话语霸权。如此一来,罗兰·巴特所祈求的文本狂欢不能不说已受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控制力量的“监禁”。超阅读因此只不过是一种在话语霸权力量监视下的“带着镣铐的舞蹈”。

基于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超读者,在相当程度上有着这样一种阅读期待,即能够自由地调用所需要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解决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疑窦,让其他文本为自己正在阅读的文本提供参照与印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作者或其他人在网络上提供了(或者说生产了)契合读者需要的补充文本。倘若诸如此类的文本缺席,那么,超读者所期待的文本交叉参考、相互印证,也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意义上,读者对作者的依赖性依然存在,作者对读者的优先性并没有消除。另一方面,即便电子超文本网络中存在读者可资参照的信息,但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调用这种信息往往受到限制。在权力的干预下,信息共享便大打折扣。由于权力的存在,理想中的电子超文本网络由德勒兹所说的“平滑空间”沦落为现实层面中的“条纹化”状态,超读者作为游牧民的心愿由此也就变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电子超文本网络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作者提供了多个可供选择的电子节点(Node)。读者可以通过对节点的选择实现阅读路径的多样化。路径选择的不同,读者所历经的文本(页面)也就完全相异。在表面上,这似乎打破了在线性文本阅读中作者对读者阅读路径所作的硬性规定。在超文本网络里,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路径进入文本空间,具体的路径选择完全视他们当时的阅读兴趣而定。读者对路径选择的自主性,似乎实现了一种表面上的阅读个性化,即每一位读者(甚至是处于不同时空里的同一位读者)所历经的阅读对象都不一样,而且,这些阅读对象都是按读者自己的阅读个性来获得的。事实绝非如此。即使读者对路径选择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但他们都只能在作者所设定的路径中进行选择,而不能在这些路径之外进行

选择。在这里,作者没有离席,而是通过路径的设定来限制读者的阅读。就此而言,读者不管怎么自主,还是在作者乃至作者群所设定的“迷宫”里以“漫游”的形式绕圈子。其实,就连所谓的阅读个性化也仅仅是一个神话。首先,超文本网络(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作为一个结构而存在,尽管在超文本网络里任何文本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链接在一起,但所有文本的排列组合方式依然是可以穷尽的。读者满以为自己的阅读是个性化、独创性的,但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作者所设定的结构之中。读者不是在创造意义,他只是将先在于读者阅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路径复述(漫游)一遍,事实上这种能指联合所呈现的所指早就存在,在此,读者只不过是充当了一回代言人而已。

碎片与整一:超文本语境下的审美变迁

荣耀军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伴随互联网向世界范围的迅猛扩张,一种全新的文艺形式——超文本,正在走向世界,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以其鲜明的非线性特征,倡导一种多元、对话、互动的文本理念,向传统线性文本世界发起挑战,推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的变革。

超文本是针对传统线性文本而言的。传统线性文本是适应语言文字的线性特征、按时间顺序展开的文本。这种文本发展了语言精美、结构严谨、情节连贯、鸿篇巨制的大叙事,形成了注重严密推理,追求终极价值和深刻社会意义,整体化、深度化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意识。在这种文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则形成了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和话语霸权。相比之下,超文本(hypertext)则是“非相续著述”(non-sequential),通过节点和链接,按照联想和想象的思维方式结构的文本。这种文本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线性的结构方式。这种按非线性联想方式组织起来的文本打破了结构严整统一的大叙事模式,创造了小叙事、多元化的文本结构。它的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文本单元,是一个叙事单位。每个节点之间并无线性的必然的联系,每个节点只是联想的一个要素、思维的一个碎片。这些碎片通过各种链接相互联系。不同的链接方式形成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开放的。不同的路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在这样“迷宫”似的文本空间“历险旅行”,没有了所谓终极思考、深刻含义,有的只是片段化的感受和认识。文本世界走向了碎片化。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超文本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了最佳空间。伴随互联网向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超文本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万维网的普及和应用,使我们的世界日益变得超文本化。万维网实际上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超文本。它以链接的方式,通过因特网把全世界范围的各种信息结构成超文本。在这个超文本系统中,种族、地位、职业等等身份都被屏蔽掉,个个节点以平等的身份共存其间。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各种链接和路径,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里不再强求统一的步调、共同的认识、深刻的思维,多样化、无序化是其显著特点。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任何一种技术的广泛应用,都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们对生存环境感受方式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人们思维方式、审美观的变化。超文本作为一种技术,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也必然使我们的思维模式、审美方式发生变迁。与传统线性文本相适应的话语权力模式正在被解构,碎片化的审美方式正在形成。

那么,这种碎片化的审美意识的形成,是否意味着深度的消亡,意义价值的丧失,方向的迷失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当然,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确实让人感到一定程度的肤浅化、感官化,也难以进行所谓终极价值的思考。但是,任何一种主流审美意识的形成都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传统的